

李淼 × 江晓原
姬十三 × 路一鸣
尹传红 × 田原
江晓原 × 卞毓麟
姬十三 × 钟扬
钟扬 × 卞毓麟



基因凶猛

鄢良 × 方舟子
胡晓松 × 陈小川
陈小川 × 黄永明

Talk Show Book 04

李蕾 / 主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因凶猛 / 李蕾主持.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80740-715-7

I. ①基… II. ①李… III. ①电视节目—汇编—上海市

②科学技术—研究③环境科学—研究 IV. ① G229.275.1 ② G301 ③ X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1824 号

:TALK SHOW

基因凶猛

李蕾 主持



出品人 王刚
丛书策划 路燕
责任编辑 黄慧鸣
特约编辑 虞豪
文稿统筹 于颖

制作机构



装帧设计 杨军 潘志远

版权提供



监制 应启明
制片人 李蕾
编导 冯颖杰 金蕾 潘钰卿 许思窈 于颖 韩芸 普郁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

网址

www.shwenyi.com

印刷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x1000mm 1/16

印张

11.25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一版

印次

201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40-715-7/G · 553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电话: 021-65410805



TALK SHOW:
SCIENCE &
ENVIRONMENT

基因凶猛

李蕾/主持

上海文化出版社





:contents

PREFACE

>06

TOPIC 01

>10

TOPIC 02

>36

TOPIC 03

>54

TOPIC 04

>68

戏子人人可戏

梁文道

科学的困扰

李淼 × 江晓原

- > 被妖魔化的理科生 > 中国人对科技没有平常心
- > 最初科学精神就是“吃饱了撑的” > 科学家在做普通人很不理解的事
- > 科学精神越来越像一个修辞手段 > 为什么科学没有成为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 > 自然灾害是不是与科技活动有关 > 科技带来的问题，科技能否解决
- > 你打算接受它的好，就要承受它的坏 > 好的归科技，坏的归魔鬼，魔鬼归谁
- > 如果没有准备好，那就慢一点

基因凶猛

姬十三 × 路一鸣

- > 干细胞制造精子的科学狂想 > 科学家不承担技术带来的伦理责任
- > 基因可以像零件一样自由组装 > 孩子，你是我精心设计的礼物
- > 可怕的基因歧视 > 技术成熟之前，要把它关在实验室里
- > 科技不是更完美的未来

我爱上了机器人

尹传红 × 田原

- > 人一直喜欢复制自己 > 阿西莫夫的粉丝 > 机器人三定律
- > 对机器人女友的感情 > 人和机器人的终极关系

不要和外星人说话

江晓原 × 卞毓麟

- > 外星人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大 >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 > 四年之后才听到“你好吗” > 宇宙间的漂流瓶 > 我看见了 UFO
- > 外星文明在保持沉默 > 我们都是外星人 > 地球人在太空中安全吗
- > 好奇害死猫 > 500 天飞往火星

TOPIC 05

>88

TOPIC 06

>106

TOPIC 07

>124

TOPIC 08

>148

TOPIC 09

>168

POSTSCRIPT

>176

假如地球毁灭

姬十三 × 钟扬

- > 2012 又被霍金预言了一次 > 人类面临消失的命运
- > 超级细菌是怎么想的 > 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 > 跟随霍金进入宇宙
- > 感情是抵御末世情结的一种方法 > 移居外星球靠的不是蛮力是大脑
- > 200 年后人类怎样生活

谁会变成阿凡达

钟扬 × 卞毓麟

- > 地球上只剩下了一个人 > 科学也在不断进步
- > 幻想是最时髦的科学 > 《阿凡达》的科学背景 > 机器人引发的心里危机
- > 充满好奇心的人都是科学家 > 李蕾是个“小绿人”
- > 他从未长大，但从未停止生长

针灸，是文化还是科学

郦良 × 方舟子

- > 针灸申遗成功了 > 另类还是主流 > 针灸是否有效
- > 《纽约时报》引发的疑问 > 一盒针能解决什么问题 > 经验也要去伪存真
- > 进入药典的就是药吗 > 选择什么疗法是个人权利 > 中医的处境难不难

专家是怎样买菜的

胡晓松 × 陈小川

- > 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 量没到，效果就不会有 > 化合物是人类自己创造的
- > 别被自己吓到了 > 吃饱了，开始有标准了 > 还未发现转基因食物对人有危害
- > 《寂静的春天》教育了我们 > 恐惧是吸引受众的一个好办法
- > 一根葱也是国际关系

加碘盐少点烦

陈小川 × 黄永明

- > 碘盐该不该“一刀切” > 最危险的是小道消息 > 科学请往前站

所有人都可以这样相遇

李蕾

:preface

梁文道

戏子人人可戏

把电视节目变成书，是我从来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件事，除非那是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或者肯尼斯·克拉克的“文明”。所以当电视台把我做过的节目转录成文字之后，我是绝对不能承认那是我的“作品”的，就连翻都不敢翻。每遇读者拿着那些所谓的书跑来找我签名，我都得硬着头皮解释半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莫非我一个做电视的人也要看不起电视？以为书本必然要比荧屏高级？

曾经去过一个学术机构向公众演讲。负责主持那次活动的，是一位年轻学者，他一见我就开始说：“没想到你居然要讲文学。还好，最初我还以为你会谈电视呢。”然后同一番话他重复了大概三四回，最后一次是在台上，他对听众宣布：“大家可能都看过梁先生的节目，今天大概也是为了他这个电视主持人的身份而来。可是我怕大家要失望了，因为今天他竟然不谈电视，选了一个相当严肃的文学课题。”但是为什么他会以为我要“谈电视”呢？难道一个做电视节目的人，无论走到哪里，就都要把电视这一行当作谈资？

当然，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只是没说出口而已。

我有一个同行，或许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娱乐节目主持人。每回见面我们都不“谈电视”，因为可谈的东西实在太多。他写书法、藏旧纸，喜欢把玩烟斗、草帽等一切美好事物；为了了解传统匠人手作功夫之不易，他甚至花了许多时间学钉木桶，他总是能吓人一跳；知道我学南传佛教，他便从书架中取出一册泰国高僧阿姜查的著作，看书背印章，这还是在香港一家连绝大部分香港人都不知道的冷僻书店购得。

有一回，这位朋友参加一场在北大举办的“南音”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和商人（准确地说，是“有志推动南音文化的商人”）毫不客气，尽拿他开玩笑，大概是俗人如他，也有资格讲南音，这门高古艺术如何不衰的意思。偏偏他真懂，随即有板有眼地分析起一阙老曲的结构妙处。于是底下青年学子欢声雷动，戏弄他的专家则一脸阴云。

又有些时候，我坐在飞机上，旁座可以不动声色地拿起相机凑近猛拍，不必解释，也不用先请问些什

么，仿佛我是景版。我在街上和人说话，对面走过来的人可以用高了八度的声音模仿我刚刚说出口的一句话，然后“嘿嘿”一笑扬长而去。为什么？当然因为我是个做电视的，我是个人人可戏的戏子。

坦承我们做电视的人恍如戏子，我没有任何怨言；恰恰相反，我自己就很厌恶电视，说不出的厌恶。我一向不喜欢翻看自己写过的东西，更不喜欢看见自己做的节目。每次碰巧打开电视看到自己，我都马上转台或者干脆关机。我不晓得其他同行会怎么样，起码我以为一个人老照镜子是有病的。

我讨厌电视，讨厌自己干的这一行，倒不是因为它“低俗”，而是因为我了解这一行有多么容易沦为演戏。演戏自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常常假装自己不是在演戏。新闻主播（特别是台湾的新闻主播）常常在串接上一条新闻与下一条新闻的时候，使用“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句话，似乎他真的很关心利比亚内战的最新进展与华东水灾的失所灾民。节目主持人老是对着镜头向坐在家里的观众打招呼：“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在我看来，单单这一句话就已经说了两个谎：一、那些观众你根本不认识，他们又怎么会是你的朋友？二、他们连你的朋友都不算，又怎么说得上是“亲爱的”呢？

最坏最坏的，就是像我这种所谓的“评论员”，说起话来好像头头是道什么都懂，久而久之甚至成了“意见领袖”、“舆论代表”。实际上，我们更像是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嘲讽的“快餐思想家”，在一个以争夺眼球和收视率为重的产业里，用熟练的电视语汇操演代替了严谨缜密的理性推论，将一己意见包装成言论市场上流行商品般的“知识”。如果有人认同你的某些意见，那不一定是这些意见多有道理，反而往往只是因为他们认识你罢了。想要别人认识你，那就得不时在好些热点话题上发表一下所谓的“酷评”；正如“酷”这个字所指示的，该些评论的重点不在它们的道理和洞见，而在于它们能不能让你这个评论者酷起来（在我刚刚开始做读书节目的时候，曾有前辈劝我发明一两句“我梁文道说好的书，你不能不看”这类金句台词，以及在镜头前抛掷或撕毁坏书的指定动作，他认为“这样才酷，才有争议性，才有人看你”）。有时候只是为了酷，便不妨说一些貌似带刺勇不可当，但实际上却完全不存在风险的话，大家合谋伪装出一套看起来有交锋、有辩论的假公共领域。

我在电视这一行做了十几年，几乎每一天都要和这种结构上的演戏倾向纠缠搏斗。我不喜欢看自己的节目，不喜欢看自己的节目内容被转成文字记录，也许只是因为我害怕，害怕十几年下来才忽然发现，我到底是个戏子。于是我特别羡慕李蕾，虽然她对这种演戏的潜在结构的认识可能比我还深，但她对这一行的信念也好像比我坚定，最起码她认真。由于认真，所以我见过她为了组织话题和寻找嘉宾而反复思量，也曾不止一次见过她的沮丧、苦恼和无奈。我害怕自己是个戏子，她则以行动对待那股不断要把我们变成戏子的巨大力量。换句话说，她也许会艳羡我所拥有的相对自由，可我却佩服她的始终不屈和自觉（这让我想起有人称她为“美女主持”，一个多么泛滥轻浮、因而也掩盖了太多背后真实的称呼呀。“美女主持”，不啻是另一种结构替我们这一行安排好的角色）。如果“风言锋语”要变成书，而且有价值这么做的话，那大概就是因为它能让我们静下来，在抹去一切光影和消除一切声音之后，于字里行间缓缓读出一个电视人拒绝当戏子的抗争记录。





:chapter 01

基因凶猛

:topic/01

李淼 × 江晓原

科学的困扰

我们来讨论一个主题词：科学。从 1893 年康有为引进并且使用了“科学”这个词，直到今天，科学对我们的时代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对我们的生活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李淼 - 物理学家



江晓原 -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教授



被妖魔化的理科生

李蕾：上海交通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如果列出这个学校历史上的那些名人，可以说是群星灿烂。这个学校是以理工类专业见长的，理科生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在这个问题上，两派美女分成了不一样的阵营：一派说，嫁人要嫁理工科的学生，因为他们非常地无趣，所以他们专一，不花心；也有人说，嫁人不要嫁理科生，因为他们无趣，所以不懂得什么叫浪漫，永远不会配合你的情调。那么，作为一所以理工类专业为主的学校，交大的学生对于理科生有着什么样的定义，理科生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学生 A：我是一个工科的学生，我们班里男生很多，我接触的理工科男生也很多。我觉得，其实现在理工科的男生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枯燥、乏味，他们也有很多可爱或者是浪漫的地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前几天，在交大闵行校区就有一个很轰动的演出，叫做《交大这点事》。那是学生自己编排的，用相声的形式为大家讲述了交大这一路走来的历程。演出老少咸宜，去了很多人。

学生 B：我觉得理科生的头衔只是针对他们所学的学科内容而来的，其实他们是严谨而不乏活泼、求实却又生活得丰富多彩的一个群体。看一下交大的交响乐团，就是非常令人自豪的一个团体，交大的合唱团也是非常不错的。合唱团和交响乐团的主要成员构成便是理科生，这就证明了他们的生活确实是丰富多彩的。

学生 C：读本科的时候，班上有男生追求女孩子，他用了整整两个星期，每天一封情书、一枝玫瑰花。所以我觉得，说理科男生很沉闷是一个不对的说法，有一些男生在女生楼下弹吉他，弹给他喜欢的女孩子听。

李蕾：好像是很浪漫。但我听说理科生都不怎么会写情书，所以他们发明了一个“情书软件”，只要上去点一下，一万封情书都自己出来了……

学生 D：主持人说理科生不会写情书，这一点我不是很赞同。我自己是工科学生，但是我确实很喜欢文学作品，很喜欢诗歌。我觉得“理科生”是一个标签，在这个标签之下有形形色色的人，各自有各自的兴趣、爱好。我喜欢打球，他喜欢游泳，我们都有自己的兴趣，比如一些科学家也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多

才多艺。所以理科生，并不是死板的代名词。

李蕾：谢谢同学们给出的这些答案。其实社会上对理科生是有一些误解的，贴了很多的标签。就拿我们今天的主题词“科学”来说，标签就特别多。我小时候写作文，老师就说，最崇高的理想一定是要当工程师或者是科学家，如果我写我想当一个卖冰棍的小贩，或者当一个工人，都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后来我发现，科学家怎么距离我这么遥远？今天到场的两位都是科学家，这让我第一次发现科学家也是很容易接近的。

江晓原：一部分科学家很容易接近。我就属于能接近，并且容易接近的。虽然我现在混迹在文科了，但从理论上说，我仍然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刚才说的理科生的事情，我想有点补充：第一，刚才基本上都在说理科男生，而忽略了那些理科的女生；第二，我们经常把理工科放在一起，结果刚才就有同学申明自己是学工科的，其实从气质上说，理科和文科的距离还不如理科和工科的那么大。

李蕾：会吗？

江晓原：对，理科和工科的距离非常大，理科和文科其实倒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另外我觉得，确实人们总是在那里妖魔化理科生，把他们说成是无趣的、乏味的。你刚才还向同学们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你让女生认为理科的男生不容易花心。事实上没有任何社会统计调查的数据证明，文科的学生比理科更花心，所以理科生也一样有可能花心。

李淼：我同意江老师的观点。我是七八级的，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二届高考生，学的是天体物理专业。我发现，实际上理科包括物理系，甚至我们天体物理专业，抢走了很多中文系、英语系、国际关系系的女孩。当然那时候我太小——我16岁上的大学，我当时不可能花心。

江晓原：我可以证明李老师没有美化理科生。因为我也是理科生，我是七七级学天体物理的，事实是我娶了一个学中文的太太。



中国人对科技没有平常心

李蕾：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1893 年，“科学”这个词被引入中国，它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江晓原：这个题目说起来就比较大了，我们可以分几个层面来说。在物质层面很容易理解，那就是它给我们带来了各种现代生活的便利，越往后看越明显；另一方面，现在很多人喜欢谈科学精神，他们认为科学进入中国以后，也带来了一种精神。

当我们平常谈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把科学这个词当作形容词来用，总是用它来形容正面的事情。比方说某件事情有道理，我们就说它有科学精神；某件事情比较合理，我们就说它设计得很科学……这样一个词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的时候，它本身就意味着科学进入公众心目之后，已经有了一种形象、一种地位。

李蕾：那“科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呢？

江晓原：寻根究底的话，“科学”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日本人用一些汉字来翻译西方的东西，然后再被我们学过来，我们现在用的很多词都是这样的。

李蕾：您这么跟我讲的时候，我在心里面就想，他说得多科学啊；同时另一个声音在说，他说得多无趣、多枯燥啊。这是不是科学另外一方面的特征？我们会认为科学都是很无趣的，包括科学家这些人，都是离我们很遥远的。

江晓原：我跟你讲一个八卦来证明你的想法。苏联著名的物理学家朗道当年在喀山大学的时候，他的领导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朗道就说，物理学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你企图用科学的思维去看某个事情的时候，它就变得无趣了。我承

:links > 链接

朗道

朗道（Lev Davidovich Landau, 1908 ~ 1968），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最著名的贡献有“朗道十诫”。因凝聚态特别是液氦的先驱性理论，被授予 1962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认我刚才跟你说的这段话就挺无趣的，远不如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八卦有趣，但科学可能就是这样的。

李淼：科学有它自身的传统，有一定的规范、一定的语言，而且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语言。如果不按照这个语言体系来做的话，就很难在共同体体制内得到大家的公认。它跟文学不一样，文学要发挥想象，要有创造力，甚至要有其他的一些引喻、借喻，而在科学里面是不能随便引喻的，不然，别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科学家按照自己的规范说出来的话，甚至按照规范写出来的论文，必须枯燥化。只有枯燥化了，你的同行才会觉得你说的是人话。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觉得科学是可以走向大众、可以变成普通语言、可以形象化的。这也是我所追求的，就是在我做研究之外，把研究的东西，用大家熟悉的形象化的语言，告诉给别人、解释给别人，我觉得这也是科学家应当做的事情。

李蕾：“科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词？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沉重和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科学传统说起。我们为什么要到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园里来做这一期节目？因为当年孙中山在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也曾经到这里来过。他发表了一个演讲，其中有两个词非常重要：一个叫“强国”，一个叫“强种”。而且他题写出来，留给了这所大学。那么，当年大家对于科学的期待，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呢？

江晓原：对，当年中国人期望科学像某种魔术一样，能够让我们船坚炮利。“强国强种”这个话，在那个时代是很多人都讲的，是有志之士的口头禅。你去看那会儿的报纸，里面到处都是这些话，所以当时大家确实以为，科学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这个梦想。

李蕾：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背景？

江晓原：那个时候中国已经被列强打了好几顿了。我们被打败了，列强就得意地说：你看我们西方人有科学，你们没有，所以你们被打败了，我们代表现代化，而你们是落后的。于是中国人就接受了这个逻辑，觉得确实是因为列强有科学，才打败我们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要有科学，这样就不至于再挨打了……

李蕾：那个时候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师夷长技以治夷”。

江晓原：对，这个长技在很多人看来，就是科学技术。后来有人说，夷的长技里还包括了它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但是最初我们挨打的直接原因就是人家“船坚炮利”，所以我们中国人一开始对科学技术就没有平常心，我们对它是抱着一个非常功利的态度来看待的。

李淼：我觉得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功利的。比如说我们做研究，特别是做基础研究的时候，就经常有人问：你这项研究有什么用处，特别是对我有什么用处？能赚到钱吗？然而，科学本身的出发点不是这个，它最早的一个出发点，是对大自然的好奇，想了解各种现象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



最初科学精神就是“吃饱了撑的”

李淼：人类与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有好奇心，而且可以找到答案。科学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对你问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能作出解释。在我们中国，科学院当时不支持数学、物理基础部分的研究，实际上跟我们传统文化上的功利指导是分不开的。我们大部分老百姓没有想到今天给生活带来益处的比如说电、磁，在当初法拉第等人发明它们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有任何用处，但是我们今天用到了。同样，我们今天所做的看似没有用处的一些研究，也许几十年以后，甚至可能更远的时间，是会有用处的，而且可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比如未来的能源和环保问题，也许就跟现在某一个科学家在不知名的角落里所研究的非常抽象的东西有关。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通过我们现有的技术，如何解决未来的石油问题、能源问题，所以要把这种短期的功利心态去掉。

李蕾：我相信就在大家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就有某些科学家，在某个不太为人所知的角落里头，研究一些我们根本不明白是什么属性的物质。但是，突然有一天，这个东西可能就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霍金的《时间简史》一样。

江晓原：你想象的这个场景，也就是刚才李老师说出的比较理想的那个境界，现在正在离我们远去。

李蕾：为什么？